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五年制）（A5B060）

畢業論文

〈從《簡化字總表》探討會意字簡化對漢字的影響〉

學生姓名：陳銘燊

學生編號：

電郵地址：_____

論文指導導師：朱慶之教授

遞交日期：2018年4月18日

內容提要

在現行的漢字簡化研究中，大量研究集中於形聲字的形旁、聲旁，以理解它們的表音與表義功能。然而，漢字雖有八成為形聲字，但漢字的研究不應忽視其他構形類別，就如會意。而在過往的構形研究中，仍以許慎的「六書」作分類，其定義模糊，引起學界爭論，而今仍未有定論。漢字進入現代，漢字簡化工作已刻不容緩，但對於漢字的構形系統等基本理論卻未有肯定，對於漢字簡化造成障礙，亦引致簡化過程中，對漢字造成不必要的破壞。

本論文以《簡化字總表》表一及表二作範圍，對《簡化字總表》的繁體會意字與其簡化作定量分析，探討會意字簡化對漢字的影響，包括漢字簡化趨勢、漢字的表音功能及表義功能。透過本次研究，可理解繁體會意字在簡化過程中所受的影響，以及認清現行漢字簡化研究、現代漢字的構形系統所存在的問題。同時以字符理論、「新六書」作為研究的漢字構形系統，說明漢字簡化過程存在的問題以及日後可改善的方法。而是次研究是新試點，利用字符理論與「新六書」作為構字系統，並修改表音度及表義度量表，計算表音度與表義度。

另外，本文在數據分析後，針對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以及研究結果，提出數項建議，目的是為日後漢字簡化工作提供方向，進行合理的簡化。同時找出了現行漢字簡化研究需解決的問題，包括欠缺統一而科學化的構字系統、精密而合乎科學的表音度與表義度計算量表等。本文旨在提醒學界，不應以溯源、簡化分類等微觀為研究主導，反而要作微觀與宏觀研究共同使用，為日後簡化工作建立基礎，以協助漢字的簡化適應現今的電子計算機世代。

1. 緒論	p. 1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p. 1
1.2 研究問題	p. 3
1.3 文獻回顧	p. 3
1.4 研究範圍及方法	p. 6
2. 《簡化字總表》會意字簡化對漢字的影響	p. 9
2.1 簡化趨勢	p. 9
2.2 表音功能	p. 10
2.3 表義功能	p. 13
2.4 研究限制	p. 14
3. 簡化建議	p. 15
3.1 以科學形式制定構形系統與測量方式	p. 15
3.2 就漢字字符作定量分析	p. 17
3.3 確立漢字的簡化原則	p. 18
4. 結語	p. 19
附件	p. 21
1. 會意字簡化後的構字類別統計	p. 21
2. 表音度計算表	p. 24
3. 表義度計算表	p. 26
參考資料	p. 28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其「六書」理論對文字學、漢字結構系統有重大影響。「六書」是最早的漢字結構理論，而會意是其中一類。許慎對會意的表述為「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而宋代鄭樵則定義會意為「二體俱主義，合而成字也」。裘錫圭於《文字學概要》中把會意字歸為表意字類別，指由兩個或以上的意符會合來表達與意符本身的意義不同的字。學界對漢字應屬「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還是周有光提出的「意音文字」，仍處於爭議。然而，從會意的定義而言，其構成與聲音無關，因此會意字為表意文字，乃毋庸置疑，是漢字表意的證據與象徵之一。

但經歷數千年的文字發展，由甲骨文，演變成金文、小篆、隸書、楷書。文字的演變過程把文字進行簡化、繁化，甚至出現訛變，引致字符的形義難以解釋，亦無法分辨字符的原意，例如「付」、「隻」的部件「寸」、「又」，在《說文解字》的釋義中均代表「手」，相同意義的部件訛變為「寸」、「又」，從構件中喪失字義，現代難從「寸」、「又」部件中理解字義與「手」相關。而這種訛變影響了漢字的表義功能，難以再「以見指撝」。但黃建中在〈論現代漢字的以形示義〉總結出在古今的漢字簡化過程中，雖字形不斷改變，使以形示義有局限性，但其有理可說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至 1956 年中國落實《漢字簡化方案》起，現代漢字簡化的爭論持續。有指這批簡化字影響了漢字的本意，為簡而簡，令漢字沒有文化內涵；但有人反駁指簡化字是從古而來，是有所根據而選用的簡化字。所謂簡化字並非指流行於群眾間而未經整理的簡易俗字；而是經學者整理、改善，再由政府頒布，收錄於《簡化字總表》（下稱《總表》）的簡化字。《總表》推行後，簡化字於內地，甚至廣大的漢字文化圈裏通行，得到國際社會的

認可，代替了繁體字的使用。

而文字作為記錄工具，漢字簡化是漢字字形發展的總趨勢。費錦昌等學者（1993：171 頁）指出漢字的發展由古代的圖畫性質，變成筆劃符號，以便書寫，是簡化的證明；而漢字繁化往往以加強表義功能為主，提升字的區別度，只屬少數現象；王寧（1991a、b）曾提到，漢字是表意文字，是因義構形，從文字形體直接帶出信息，由義知音，有別於拼音文字的由音知義。但表意文字在強化表意性、增加區別度時，字符構件與筆劃增加，而且沒有語音信息，對於語言與文字轉化及書寫上造成難識、難記、難寫的缺點。因此漢字簡化是必然的趨勢，以克服漢字缺點、發揮其優點。縱貫漢字的發展歷史，簡化是漢字字形發展的總趨勢是肯定的。

至現今《總表》推行超過 60 年，現代漢字學者對簡化運動作出了豐富的評價、修訂，整理出《總表》簡化字的簡化方式，又提出改善建議，確定了現代漢字簡化趨勢。細看歷代的簡化趨勢，字形的簡化可說是有系統的，誠如上文指，漢字原本並沒有語音信息，對於語言與文字轉化上出現難識、難記、難寫的問題，因此產生表音化的現象。此現象引成形成聲字字量大增，在小篆時已佔漢字總量八成以上，形聲成為主體的構形系統，亦因此成為了漢字研究的主要對象。

從漢字的發展歷史，筆者對現代的漢字簡化存有一些疑惑。現代漢字簡化中，音化是否為主要方向？若音化是主要的簡化方向，這是否意味着只以意符構成的會意字將面臨全面淘汰？會意字在簡化過程中，字符的表義功能是否受到影響？其影響達到怎樣的程度？會意字簡化後又是否有效提升表音功能？因此，本文將以會意字為視點，探究會意字的簡化趨勢及成效。筆者深信，探究會意字在現代漢字簡化的情況，有助理解漢字在簡化過程中的趨勢及簡化的優劣問題，以便日後漢字發展作借鏡，同時排解

對現代漢字簡化的疑慮。

1.2 研究問題

針對會意字在《總表》的簡化趨勢與影響，筆者提出以下問題：

- 一、會意字是否面臨淘汰？
- 二、會意字的簡化是否存在音化現象，並成為簡化趨勢？
- 三、現行簡化有甚麼現象？是否成為簡化的趨勢？
- 四、簡化是否達到保留表義功能、提升表音功能的作用？
- 五、會意字簡化後的表義功能如何？是否退化？
- 六、會意字簡化後的表音功能如何？是否準確？

前兩題的目的是理解會意字在簡化過程的發展趨勢，後三題則探討會意字在簡化後的影響。而以上問題，有助日後簡化漢字時，理清會意字的發展趨勢，思考如何優化簡化會意字的方法，再考慮應否順應此簡化趨勢，以確保日後的簡化得到最大成效。

1.3 文獻回顧

研究現代漢字，必須認識漢字的構造理論。許慎的「六書」為傳統的漢字結構原理，但隨着漢字形體的演變，「六書」理論已不能概括全部漢字，因此學者紛紛提出新的漢字構造理論。最早期為唐蘭的「三書」，分成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聲文字。而後陳夢家又提出新的三書說，認為假借字為一項類別，與象形、形聲合稱三書。而裘錫圭（1988：106 頁）為新三書作出修正，把象形改為表意。然而，裘錫圭在說明三書的分類時指出三書未能概括全部漢字，更表示「三書」是只管字的本來構造，而不理會現狀。雖然未能包括於三書內的字不多，但對研究現代漢字仍有缺陷。而裘錫圭（1988：10 頁）在說明漢字的性質時，認為應把文字作為語言的

符號，而文字所使用的符號稱為「字符」，主要可分成意符、音符、記號。而蘇培成（2001a：64頁）認為分析漢字的結構可區分為溯源分析與現狀分析；而現狀分析又分為外部與內部結構分析，前者是指外觀結構¹，後者是指與字音、字義相關的構成分析，有助說明構字理據，又稱為構字法研究。蘇培成採用並修改了裘錫圭的字符理論，把意符定義為「凡是與整字在意義上有關係的是意符」，比裘錫圭原本的「跟文字所代表的詞在意義上有聯系的字符」更為嚴格地執行意符與單一字義的聯係，而非代表的詞。而按照字符理論，蘇培成（2001b：94頁）提出現代的新六書，由意符、音符、記號構成六種結構²。雖有不同學者提出修正或新漢字構造理論，例如王開揚（2004：35頁）補充獨體表意字；殷寄明、汪如東（2007：97頁）的六個結構類型³。但蘇培成所提出的新六書定義及分類較為嚴謹，因此本文將以其新六書的構造理論作為本次研究的基礎，以界定《總表》的繁體會意字及簡化後的構字類別。

確立漢字的構造理論後，可進一步探討現代漢字在未來簡化的原則。《總表》的通行是現代漢字簡化的一個階段，不少學者就《總表》的簡化問題進行研究，希望改善未來的簡化方式。曹先擢（1988）⁴認為漢字的表意性是漢字的命脈，即使漢字簡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漢字的簡化仍不可破壞漢字的表意性。王寧（1990）概括了現今漢字的五個優化標準⁵，重申簡化只是條件之一，必須樹立漢字的構形系統的觀念下審視簡化成效，而王寧亦有分析《總表》形聲字的問題不符合優化原則。針對這些原則，王寧（1992）總結出漢字簡化在未來的方向，包括以漢字構形系統提供客觀、可衡量的

¹ 外觀結構分為三個層次：筆劃、部件、整字。

² 六種結構分別是會意、形聲、半意符半記號、半音符半記號、獨體記號、合體記號。

³ 六個結構類型分別為意符字、音符字、意音字、半記號字、記號字、意音記字。

⁴ 曹先擢〈漢字的表意性和漢字簡化〉，載於《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⁵ 五項優化標準包括：1. 有利於形成和保持嚴密的文字系統；2. 盡量保持和維護漢字的表意示源功能；3. 最大限度地減少筆劃；4. 字符之間有足夠的區別度；5. 盡可能顧及字符的社會流通程度。

優化標準；以優化原則衡量《總表》；充分利用構形系統規劃未來的漢字簡化，以避免不合理的簡化；確立以上研究，為《總表》簡化作調整。而以上總結明確表明簡化的決心，並要在現代漢字的構形系統基礎下研究如何優化未來的簡化運動。筆者綜合各學者的簡化原則，重新審視會意字在簡化過程中與以上原則是否抵觸，從漢字的構形理論下找出合乎優化原則的簡化方式，為日後簡化建立模板。亦如高家鶯（1988）所言，在現今新信息技術（電子計算機）的發展下，漢字未來的改革將趨向線性化。在漢字尚未線性化之前，簡化現代漢字，研究如何減低信息處理的難度，是現今漢字研究的方向，因此探討現代漢字在未來簡化的原則，是為未來線性化提供參考。

上文提到形聲字早於小篆階段佔漢字總數約八成，影響至今。按裘錫圭的符理論，形聲字可拆分由意符及音符組成，它們分別分擔了表義及表音作用。而學者對於形聲字的表音功能抱持懷疑態度，質疑其表音成效不大，又提出了不同的例子引證，包括高更生（1988）、許長安（1988），卻未有詳細數據支持。高家鶯（1988）提出現代漢字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微觀研究方式，研究聲旁的表音功能，統計了它們的有效表音率，同時認同了數據性質的定量研究方法，對形聲字的音符的表音效率作出數據式的研究。但要了解漢字的發展規律與變化，就要結合微觀與宏觀研究。而宏觀研究是指把漢字放在指定的時間與空間⁶研究，以認識其特性及規律，如音化規律及其局限，由此可見，理解表音功能的趨勢是有其必要性。此外，有關形聲字的聲旁研究豐富，以周有光的《漢字聲旁讀音便查》、《現代漢字聲旁的表音功能問題》及尹斌庸的〈關於漢字評價的幾個基本問題〉中的表音度、有效表音率的研究較完善。周有光把聲旁分為表音、半表音、不表

⁶ 時間是指歷史，即從歷史角度看漢字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規律及特性，從而理解其局限與趨勢；而空間是指比較和聯係，要求漢字與其他文字作比較，同時與不同的科學領域作綜合研究。

音三類，但考慮到聲旁與漢字讀音的關係並不只於三類，且半表音的定義⁷過於廣泛，因此本文參照尹斌庸對表音功能的分類方式，共六項。而筆者對表音度的評分與次序再作修訂，下文將詳細解釋。而本文將計算《總表》原為會意字及其簡化後的表音效率，可比較出表音功能的改變程度，從而推論出會意字在簡化下的趨勢與表音功能是否有關。

有關形聲字的研究，除了音符的表音功能研究，亦有意符的表義功能研究。有關現代漢字的表義研究，費錦昌、孫曼均（1988）⁸亦道出研究形旁（意符）難度甚高，學者對此的研究往往流於舉例、估計、推測，而欠缺確實的數據引證。因此，他們對形聲字的表義作用提出測定方法。然而，其測定方法的評分標準存有不完善的地方，如「湖」的形旁為三點水，以他們的評分方法計算，其表義度為 10 分的滿分，原因是與液體或水相關。其標準明顯過於寬鬆，與水相關並不可理解「湖」一字的完整意思，因此計算出來的表義度便不夠精確。而尹斌庸（1987）計算形旁的預示力時，把形旁與字義的關係分成六類，類別的界定比前者更為清楚，因此本文將採用其表義度計算方法，以計算會意字在簡化前、後的表義度，理解簡化對表義的影響。

1.4 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研究範圍為《總表》表 1 及 2 內的繁體會意字及其簡化後的字。《總表》表 1 及 2 共 482 個簡化字，而繁體字共 504 個，當中繁體會意字共 92 個。此 92 個繁體會意字，是參照《漢字源流字典》所定的會意字，並假設以上會意字是合乎蘇培成新六書對會意字的定義：兩個或以上的意符構成。按照上述範圍及前設，將進行以下研究：

⁷ 在周有光把半表音的定義為雙聲疊韻，聲、韻、調對字母有影響而未算同音者，全歸於此類。

⁸ 費錦昌、孫曼均〈形聲字形旁表義度淺探〉，載於《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 a. 以裘錫圭的字符理論，分析會意字在簡化後的構成，以蘇培成的「新六書」統計簡化後的構字類別。

按照字符理論，構成部件包括：音符、意符、記號。

「新六書」構字類別：會意、形聲、半意符半記號、半音符半記號、獨體記號、合體記號。

- b. 參考尹斌庸的表音計算方法，把簡化前後的字作分類⁹，並計算其表音度。計算量表如下：

音符與整個漢字讀音的關係	表音度	例子（原字-音符）
1. 聲韻調完全相同	1.0	湖-胡；楓-風
2. 聲韻相同，調不同	0.8	媽-馬，背-北
3. 聲調相同，韻母部分不同 (即介音、韻尾的增減)	0.6	賓-兵；狼-良
4. 聲相同，韻母部分不同，調不同 (即介音、韻尾的增減)	0.5	進-进
5. 韻調相同，聲不同	0.4	沖-中；豺-才
6. 韻相同，聲調不同	0.2	板-反；洞-同
7. 其他情況 (包括聲相同，韻調不同等)	0	雞-又；講-井

以上量表參考尹斌庸的表音計算方法，聲韻調以普通話為語言，並以《新華字典》所標的拼音為準。筆者就此量表作出修改，包括第三項「韻母部分不同」界定為介音、韻尾的增減，以明確其定義而更有效操作；新設第4項「聲相同，韻母部分不同，調不同」；把第5及6項的表音度確定為0.4（原為0.3-0.5）及0.2（原為0.1-0.2），以有效計算表音率而減少灰色地帶。第4項的增設及表音度是參考原本量表的設計下作補充，例如「進」（jìn）一字與其音符「井」（jǐng），韻尾不同，聲調不同，但整體發音還有相像的地方，比第3項多了聲調不同的問題，但整體上還能發出與原音接近的音，比起第5項的聲母錯誤，其表音度要好一點，因此筆者把其表音度標為0.5，

⁹ 因部份會意字意符同時兼聲，為準確起見，繁體會意字同樣計算其表音度。

在 3、5 項之間。聲韻調以普通話為語言，並以《新華字典》所標的拼音作準。

- c. 參考尹斌庸的表義計算方法，把簡化前後的字作分類，並計算其表義度，量表如下：

意符與漢字字義的關係	表義度	例子（原字-意符與字義關係）
1. 意符與字義有近似相等的關係	1.0	馥-香；輝-光
2. 意符與字義有種屬關係	0.9	梅-木類；蚊-虫類
3. 意符與字義無種屬關係，但有直接聯係	0.7	沉-在水中下沉； 飯-可食用
4. 意符與字義只有間接的關係	0.5	粒-米粒；滿-水溢滿
5. 意符僅有象徵性的意義	0.2	鄰-阝（邑）
6. 意符與漢字字義沒有關係（以現代漢字看）	0	法-與水無關

以上量表是參考尹斌庸的表義計算方法，筆者把第三至五項的表義度確定為 0.7、0.5、0.2，同時在例子方面加以解釋意符與字義關係，以作分類的參考。字義以《新華字典》解釋及以現代字義為標準，排除字的古義。由於研究對象是會意字，字當中會有多於一個意符，因此它們的表義度會以意符組合能表現的意思以量度其表義度，例如繁體的「塵」和簡化字「尘」。前者由「鹿」與「土」兩個字符形成，意思是為「灰土」。而「鹿」在現今的「塵」的意義上，是不能表達意思，因此定為「記號」，因此「塵」的表義度為 0.9，是土的種屬；而簡化字「尘」由「小」、「土」形成，意思為「小小的土」，形容出尘的形象，因此「尘」的表義度為 1。

- d. 綜合數據，計算簡化前後的平均表音度、表義度，並計算簡化前後的差距。計算方法如下：

1. 平均表音/表義度 = 表音/表義度總和 ÷ 研究總字數
2. 表音/表義度提升值 = 簡化前 - 簡化後

2. 《簡化字總表》會意字簡化對漢字的影響

2.1 簡化趨勢

以下是會意字在簡化後的構字類別統計：

	會意	形聲	半意符半記號	半音符半記號	獨體記號	合體記號
《總表》表一	4	2	15	3	9	15
《總表》表二	3	2	7	5	3	24
總數(百分比)：	7(7.61%)	4(4.35%)	22(23.91%)	8(8.70%)	12(13.04%)	39(42.39%)
共 92 個簡化字						

由上表可見會意字在簡化後的構字類別分佈百分比，詳細數據可見附錄。在《總表》的 92 個會意字中，簡化後成為合體記號字數目最多，包括報、糞、联、乱、庆等；其次為半意符半記號字，包括妇、轰、茧、扫等；第三為獨體記號字，包括后、开、卫等，詳細分類可參考本文附件，當中已羅列全部，以備參考。由以上數據可見，《總表》會意字的簡化趨勢是由意符改為記號。在這 92 個簡化字中，字符含有記號的共 81 個，佔研究範圍的 88%；簡化後具有音符的字共 12 個，佔全體約 13%；簡化後具有意符的字共 33 個，佔全體約 35.9%。綜合以上，可得到以下的陳述：

1. 在《總表》的簡化下，記號成為簡化過程中最常用的字符。
2. 會意字的簡化過程中有增加音符，但只佔 13%，不屬主流。
3. 仍有保留會意字，但只剩下 7 個，佔 7.61%。

從上述內容及數據，可回應部分研究問題。首先，會意字在簡化下數目大量減少，由 92 個下降至 7 個，雖然從數據上可判斷會意字處於淘汰階段，但會意並未完全棄用，更把這些會意字作更合理的簡化。因此，會意字雖被逐漸淘汰，但所保留的會意字正反映了會意構字模式的優點，亦可藉此理解會意並不會在未來的階段作完全性的淘汰，否則《總表》亦不會保留如此少數的會意字。其次，會意字簡化後，雖有音符增加的情況，但並不是會意字的主要簡化趨勢，因此音化現象是存在，但不是會意字的簡

化大方向，可以說音化現象不是現代簡化的趨勢。反而字符記號化的情況在會意字的簡化過程較為明顯，研究範圍中，接近九成的會意字在簡化後的構形有記號字符，同時代表簡化過程中，記號代替意符的情況普及。然而，以記號代替意符並不代表字的表義度大幅度下滑，下文表義功能將會再詳細討論。上文綜述不同學者在優化簡化的原則，均指出了保留漢字的表意性是簡化運動需要注意的一大原則。而在研究數據可見，會意字在保留表義作用方面未如理想。在簡化後擁有意符的字數為 33 個，不及總數一半。

總結上可見，會意字簡化的音化現象及淘汰情況雖存在，但並非《總表》內的簡化主流，音化現象不成簡化趨勢；反而字符趨向記號化的現象更為明顯。而《總表》對會意字的簡化在保留表義作用、提升表音作用的情況仍有待改善，現階段未切合學者所提出的簡化原則。

2.2 表音功能

在表音度的計算方面，筆者強調會意字並不代表沒有表音功能，部分會意字的意符兼具音符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時筆者亦有計算繁體會意字的表音度，以準確比較簡化前後的表音度，詳細數據可看附錄的表音度計算表，該表為筆者以尹斌庸的表音度計算量表，對繁體會意字以及其簡化後的表音度作評量，以供查驗。下表為表音度數據統計：

	繁體會意字表音度	簡化後表音度
《總表》表一	0.1583	0.0958
《總表》表二	0.05	0.1205
平均值	0.1065	0.1076
平均提升值	0.0011	

從上表的數據可見，會意字簡化前後的表音度相約。對比簡化前後，表音度提升了 0.0011，表音功能的提升不太顯著，甚至在《總表》表一可見表音度竟有下降的情況。然而，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繁體會意字兼具表音功能的字符有一些特點，引致表音度的計算有誤差。第一是繁體會意字兼具表音功能的字符是不常用或經過簡化而變形的字，人們對表音字符不認識，即使音符的表音度高，亦不代表人們能從音符的提示讀出字音。在研究中，此類的會意字有禮(豐)、陸(壘)、協(劦)、喪(其下半部為「亡」訛變而成)。而第二類是繁體會意字的構成是在已有的字加上意符而重新會意出新的意思，而原字同時具有表音功效，例子有劃(畫)、傢(家)、製(制)、蟲(虫)、賣(買)等。而上述兩類的表音功能要求讀者對該音符的認識方能展現其表音度。這正是放大了漢字音符的缺點，不懂該音符的讀音，表音功能自然消失。而從此兩類所見，兩者均對表音功能造成影響，因此筆者假設那些音符的表音度為 0，重新計算表音度，《總表》表一的繁體會意字表音度變為 0.0167，《總表》表二為 0.0091，而平均值下降至 0.0130，平均提升值增加為 0.0924，如下表：

修改後	繁體會意字表音度	簡化後表音度
《總表》表一	0.0167	0.0917
《總表》表二	0.0091	0.1205
平均值	0.0130	0.1054
平均提升值	0.0924	

從以上數據可見，會意字在《總表》的簡化下，其表音功能是有所提升的，提升的字組有竊與窃、態與态、憲與宪、郵與邮、畢與毕、進與进、藝與艺等等。由於研究以會意字為對象，其表音度比正常的低是合理的，尤其在會意字的簡化過程中，若不明確設定簡化的標準，要求增加音符，其簡化將會像現在傾向記號化，對漢字的表音及表義作用上均

無益處。

為了更準確分析表音度的數據，筆者抽取所有在簡化後具有音符的字，再計算它們的平均表音度及提升值，共 13 個，數據如下：

	繁體會意字表音度	簡化後表音度
窃	竊：0	0.8(切)
态	態：0	1(太)
宪	憲：0	0.8(先)
邮	郵：0	1(由)
征	徵：0	0.8(正)
毕	畢：0	0.8(比)
虫	蟲：0	1(虫)
窳	窳：0	0.4(串)
华	華：0	0.8(化)
进	進：0	0.5(井)
乔	喬：0.2(夭)	0.2(夭)
审	審：0	0.8(申)
艺	藝：0	0.8(乙)
平均值	0.01538	0.7462
平均提升值	0.7308	

從上表可見，13 個簡化後含音符的字，其表音度平均提升了 0.7308，表音度甚高，說明簡化時所選取的音符具高效的表音度，有助漢語學習者在讀音上更容易記得字的讀音。從此數據亦可明確為日後會意字在簡化為有音符的構形時，作為其表音度的參考指標，亦證明了在簡化會意字時，增加表音作用的工作切合學者所考慮的簡化的優化原則。

2.3 表義功能

本研究參照《漢字源流字典》查核《總表》表一及二的繁體字而得出 92 個會意字，而會意的界定主要源於小篆階段。由於小篆由發展至現在的楷書，部件已訛變成不能明顯表義的符號，使會意字的表義度並不完美。因

此本次研究亦會計算繁體字會意字的表義度。依照上文的表義度量表，筆者為這些繁體會意字及它們簡化後的字形，評量了它們的表義度，詳細評量可見附錄表義度計算表。在統計後，計算結果如下：

	繁體會意字表義度	簡化後表義度
《總表》表一	0.2543	0.2174
《總表》表二	0.2477	0.1932
平均值	0.2533	0.2163
平均下降值	0.0370	

由上表可見繁體會意字的平均表義度只有 0.2533，不足 0.5，主要原因是為數不少的會意字在漢字流變至楷書時，其意符已失去現代的意義，難以從意符關想到字義，使意符變成記號，例如「報」字中，「幸」原是刑具，在訛變下此意符已不可能從其形而知其義。再者，從數據中仍然可見會意字在簡化後的表義度是有所下降的，其下降值為 0.0370。數值相對較低，對表義功能影響不大，就學者對簡化優化準則而言，其下降度限制於 0.1 內，可說是對意符的表義度作最大限度的保留，但無可否認這仍是對會意字的表義性作破壞。然而如前面所說，繁體會意字的意符已產生變化，部分更失去表義功能而化為記號，使研究數據未能準確計算表義度數值。因此筆者刪去簡化前後均沒有表義功能，即簡化前後的表義度都是 0 的字，重新計算平均表義度及下降值。下表是修正版本，數據如下：

修正版	繁體會意字表義度	簡化後表義度
《總表》表一	0.496	0.456
《總表》表二	0.4955	0.3864
平均值	0.4957	0.4234
平均下降值	0.0723	

經刪減後，統計總數為 47 個繁體會意字。表義度提升的數目較少，共 7 個，分別為尘、巢、众、罢、笔、从、执。其提升原因包括把原本失去的表義功能或意義模糊的意符的符號改成意符，如「筆」改為「笔」，

「執」改為「执」；另外又有重製會意字，如「塵」重造為「尘」，「眾」按古字重造為「众」等。由此可見，會意字的簡化並非只削弱表義度，還是有部分字適合以會意構字；但仍有 19 個表義度下降的字，其簡化類型包括意符被記號取代（如掃與扌），共 9 個；以一個字符代替全部（如開與开），共 2 個；借用別字（如齣與出），共 1 個；重構字形（如華與华），共 7 個。而上述類別中，重構字形對字的表義度造成破壞性影響，簡化後 7 個的表義度全為 0。因此在思考會意字簡化時，應小心應用簡化類型，減低對字的表義度的影響，盡量保留原有的意符，以保留適度的表義度為原則，避免簡化對表義度造成完全破壞。總結全表，可見表義度的平均下降不足 0.1，對於表義度的影響性不算高，但不可否認表義度是有退化情況，但仍簡化過程應該以保留意符，避免表義度下滑的原則進行簡化。

2.4 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得到不少數據，有助理解《總表》會意字的簡化趨勢及現代漢字的簡化問題，以檢討現行的簡化工作，進一步為未來簡化運動訂立基礎。然而，筆者能力有限，部分研究超出筆者的能力範圍，尤其關於漢字構造理論與表音、表義功能的評量標準。

本研究選取裘錫圭的字符理論作基礎，運用了蘇培成的新六書作漢字構造系統以分析本次研究的會意字及相關簡化字。但上述的理論在應用上尚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判斷漢字是否屬於會意、形聲等構形類別時，需取決於構造文字時想給予文字怎樣的意思。成功造字後，會意字當然如定義所言由兩個意符組合而成。但隨文字的流變，原本的意符經形體訛變，或字的意義已改變，意符的作用改變而成為記號，或出現一字多義。那麼我們應以甚麼標準，判定其構形類別？而字義隨時代改變，筆者無法確保字

的表義度不會改變及以上分類是否完全正確。

此外，有關表音度及表義度的量表，需參考尹斌庸的計算方式，並修正了部分定義及計分方式，但其測量欠缺精密的標準。以表音度為例，音符與字音的關係未見仔細及未有科學方式解釋介音與韻尾對表音度的影響；又以表義度為例，表義度未有規則指應選取哪個字義作計算標準，同時亦欠缺科學的計算方式判斷表義度分數。學界未訂立一套完整而客觀的標準作研究，因此筆者在此研究作一嘗試，但仍有很多不足之處。

3. 簡化建議

從上述的分析可理解，漢字的簡化仍未有明確的系統。在簡化的過程中，仍有不少的問題需再作研究及探討，包括簡化對漢字表義的破壞、從意符轉為記號對漢字的影響、簡化存在記號化的趨勢等等。根據本次的會意字簡化研究的過程與結果，筆者提出以科學形式制定構形系統與測量方式、就漢字字符作定量分析、確立漢字的簡化原則，共三項建議，為未來的簡化提出研究方向。

3.1 以科學形式制定構形系統與測量方式

在現行工作上，學界應先確立一套有助分析現代漢字，並符合未來漢字發展趨勢的構形系統。形聲字雖是漢字的發展大趨勢，但只從微觀研究而不把研究推展於未來，便成盲目地研究漢字而無助漢字在未來的發展。因此，現階段的研究應以打好基礎為前題，以現代漢字為標準，確立一套如許慎的「六書」構形系統，為及後研究工作有統一而完整的構形系統作為基礎討論。而本研究中展示了字符理論及新六書的構形系統，可借此研究對字符各項的定義再作修訂，亦可理解構形系統在分析漢字時的作用。未來可對音符、意符、記號作定義的修改，把三個字符能有

明確的界線，為漢字進行分類，例如對於音符、意符的定義，是否包括訛變而不再受大眾所認識的字符？以本次研究為例，禮(豐)、陸(壘)、協(劦)，這些為不受廣泛認識的發音字符；以及奪(寸)、筆(聿)、斷(斤)，這些是不受廣泛認識的表義字符，我們應以甚麼準則，判斷它們屬哪種字符？若未來沒有定義明確的字符系統，在進行研究時則難以分辨漢字的構成。因此必須有一套完整、定義明確的、易於操作的構形系統，才能促進未來簡化漢字的研究。

同時，在發展一套新的構形系統時，必須結合微觀與宏觀研究，尤其不可忽略宏觀研究，與其他學科的聯係。文字日常功用是書寫及閱讀，因此字的表音與表義功能和人的日常使用有緊密聯係。人的信息接收受到書寫及閱讀的過程所影響。因此，表音與表義功能的研究不可單靠文字本身的字符計算其功能性，而是要協同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研究，以解決文字與人腦接收信息的問題，從而有明確且科學的標準，訂定如本次研究中所用的表音度及表義度量表。在本次的研究當中，筆者亦嘗試為量表作出修改，包括在表音度量表中新增「聲相同，韻母部分不同，調不同」的類別，以填補表音度量表中分類的遺缺類別。鑑於筆者的能力有限，修改量表的工作未能科學化，因此將來的工作需針對量表作具科學性的修改。而修改前，須思考現今量表的問題，如表音度量表中，為何沒有聲相同，韻調不同的類別？除此之外，四個聲調是否完全不同，還是各聲調的調值有相似之處？就人類的聽覺而言，他們對韻尾的辨別能力是否等同各韻尾原本音韻的差別？就以上例子可見，若要解決以上的問題，表音度量表須與音韻學科，甚至心理等不同的學科作共同研究，方可制定嚴密而具科學性的量表。正如高家鶯（1988）所指，微觀與宏觀研究結合，才能做到廣而深的漢字研究。

3.2 就漢字字符作定量分析

此外，學界需要就音符、意符作定量研究。不少學者對音符、意符的研究主要落在形聲字的形旁、聲旁研究，包括許長安(1991)¹⁰、費錦昌、孫曼均(1988)¹¹、史有為(1988)¹²、尹斌庸(1987)、劉英茂、蘇友瑞、陳紹慶(2001)、周有光(2000)等，然而對於非形聲字的研究並未有獨立的研究。雖然形聲字為漢字的大多數，但需要簡化的，與簡化後表義度受到破壞的，主要來自會意或其他由意符形成的字。因此本次研究針對會意字作研究對象，目的是針對現行研究過於集中研究形聲的問題，提出以字符理論對會意字作研究。而本次研究可見，利用音符、意符、記號作漢字的構成系統，能有效分析字義、字音問題，使漢字的分析不只限於形聲或會意。建築於上文提到的修正各個字符的定義下，利用定量研究，統計常用的音符、意符及記號，並在日後的簡化工作下，把音符簡化及調整至適量，在日後簡化中選取合適的音符；同時可考慮把意符的作用分類，如意符的屬類、與意符相關的動詞等，能為日後的簡化工作提供簡化模板作參考，再作研究統計，使簡化漢字時可按類別選用適切的意符進行簡化。

另一方面，在本次研究中發現《總表》的簡化過程中，記號的使用量有所增加，影響了漢字的表音及表義功能，但在現代與未來的信息技術發展下，電子計算機促使漢字未來的改革趨向線性化，未來的簡化將考慮採用簡易的記號，把原本繁複而無表音、表義的字符，利用簡易的記號保留原字的輪廓以作簡化，使漢字能在電子計算機上精確無誤地運行，同時以方便在電子產品上閱讀。因此，未來應為記號作定量分析，認識記號在簡化下的運用原則，以及理解記號對閱讀漢字的影響，研究能否

¹⁰ 許長安〈實事求是地評價簡化字〉，載於《現代漢字規範化問題》。

¹¹ 費錦昌、孫曼均〈形聲字形旁表義度淺探〉，載於《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¹² 費錦昌、孫曼均〈形聲字形旁表義度淺探〉，載於《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在避免記號破壞漢字的表音、表義功能下，考慮以記號作簡化，順應記號化的簡化趨勢。綜合以上可見，未來的簡化工作應以宏觀角度找出可評量全部漢字的方法，以探討簡化漢字的適切方法。

3.3 確立漢字的簡化原則

另外，針對本次的表音、表義功能研究，筆者同意學者們的觀點，在簡化中應以提升表音功能、保留表義功能為簡化的原則，避免不必要的記號化。參照本次研究數據，超過一半會意字在簡化後，構形只剩記號，此情況對於表義、表音功能而言均無益處。因此，在往後的漢字簡化，除了避免之外，筆者認為有數個可行方法。

首先在簡化前，必須判斷該字的構形類別，若有意符，則應作保留，並簡化已失去明確表義度(明確表義度至少為 0.5)的部件。此方法能有效避免簡化對意符的破壞，並以現今字義為準則，簡化表義度已薄弱的字符，以保留表義度高的意符、簡化表義度低的字符為優先條件，以「塵」為例，字符「鹿」原是指有很多鹿隻，而「土」是指與泥土相關，依照上述對字符的分析，「鹿」的表義度低，與「塵」的今義關係不大，而「土」則表義度較高，因此考慮簡化前者、保留後者，簡化為「尘」字；再以「繭」為例，字符「艹」主要與植物相關，而字符「𧈧」中有「糸」、「虫」表示與絲及蟲相關，字意為桑蠶蛹期的囊形保護層，由此可分析「艹」與桑葉相關，「虫」與蠶相關，表義度較高，而「糸」與字的意義關係不大，表義度較低，因此簡化為「茧」。

其次，運用上述方式，套用於音符的保留。而在提升表音度時，不宜以同音字作完全取替，應保留或加上意符作區別，並保持字形的結構。例如「後」簡化成為「后」，便是一個反面例子，使「后」成為同形異義的字，造成字的理解問題，「后座」與「後座」，前者原指皇后座位，

後者為後面的座位。因此，應避免採用同音字作完全取替。又如「態」不以「太」取替全字，而是以「太」為音符，保留「心」作意符，而簡化為「恠」。除非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簡化過程才可考慮以重構字形的的方式作簡化，例如「衛」與「卫」。而重構字形、重造新字時，最好的處理方式是保留與增加意符或音符其中一項下設計，以確保符合簡化的優化原則。

此外，亦應盡量減少合體記號字及獨體記號字的簡化方式。學界對於《總表》簡化字的構成方式已作詳細的分類，包括保留原字輪廓、保留原字特徵部分、改換形體簡單的聲旁或形旁、新造會意字、草書楷化、符號代替、同音代替、用古舊字體共八類(張書岩、王鐵昆、李青梅、安寧：1997，34頁)。但以上只是簡化方法的考慮，並不代表是合適的方法。例如草書楷化，其草書的書寫過程把繁複的字形省略或更改，並沒有考慮省略對表義度、表音度的影響，導致一些沒有表音、表義功能的合體記號字及獨體記號字出現。以「開」為例，「門」為意符，能表達與門相關，而字符「开」是因訛變天令它原為「雙手」的意符而變成記號，以原字的記號代替全字，而省去了意符，成為獨體記號字，雖簡了筆劃，卻破壞了字的表義度，可見這是得不償失的簡化方式。雖然用古舊字體、草書楷化是有源可溯，但針對現代漢字的構字系統，溯源並不是現代漢字的發展路向。

上述是筆者在研究後，為漢字簡化發展提出的數項建議。筆者學識淺薄，只為現代漢字學略盡綿力，若有不當，還望見諒。

4. 結語

誠如曹先擢(1988)所言，漢字簡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不能無節制地簡化。漢字的發展趨勢已明確，學界而盡早研究適切的理論、構字系統及精

密的量表，以統計及分析現代漢字的現況，在簡化的工作上避免無理的簡化而影響漢字的表音與表義作用。學界對《總表》及形旁、聲旁的研究已建立基礎，重新審視現行的構字系統，反思及討論現代漢字簡化的問題與優化方式，訂立一套有效的簡化模式，是未來漢字發展需要處理的事。而本次研究可謂小試牛刀，以字符理論所建構的新六書作構字系統，分析《總表》會意字的簡化趨勢及對漢字功能的影響，有助日後反思簡化模式、表音及表義度量表，甚至思考如何優化現代漢字的構字系統。

如今現代社會踏入電子計算機的世界，人類的日常生活十分依賴科技的使用。文字的使用亦因此由以往的書寫作用，改變為現今在電子計算機上輸入文字，並在電子產品上閱讀。有不少聲音指，廣泛性使用電子計算機，使漢字簡化變得不必要，但此觀點只針對文字的書寫作用，卻忽略了學習文字是必要的階段。不懂文字字型，如何拼寫或輸入？因此，漢字的簡化具有必要性，但同時亦要以線性化為目標，簡化漢字以切合電子計算機的時代需要，減低漢字在閱讀、書寫、輸入的困難。以上為筆者愚見，只望研究能為未來的漢字發展提供參考。

附件

會意字簡化後的構字類別統計：

	簡化字	會意	形聲	半意符半記號	半音符半記號	獨體記號	合體記號
1	报						+
2	尘	+					
3	出					+	
4	辞						+
5	夺						+
6	奋						+
7	粪						+
8	妇			+			
9	号			+			
10	轰			+			
11	后					+	
12	划			+			
13	继			+			
14	家			+			
15	茧			+			
16	竞					+	
17	开					+	
18	礼			+			
19	联						+
20	陆			+			
21	乱						+
22	启			+			
23	窃				+		
24	庆						+
25	丧					+	
26	扫			+			
27	实						+
28	台						+
29	态		+				
30	巢	+					
31	图						+
32	卫					+	

33	习					+	
34	显						+
35	宪				+		
36	县					+	
37	协			+			
38	衅						+
39	兴					+	
40	医						+
41	邮		+				
42	渊			+			
43	枣						+
44	征				+		
45	制			+			
46	众	+					
47	昼			+			
48	庄	+					
49	罢			+			
50	笔	+					
51	毕				+		
52	虫					+	
53	刍						+
54	从	+					
55	窳		+				
56	断			+			
57	对						+
58	归						+
59	国			+			
60	华				+		
61	画						+
62	会						+
63	几					+	
64	夹						+
65	戕					+	
66	监						+
67	见						+
68	荐						+
69	进		+				

70	两						+
71	娄						+
72	仑						+
73	罗			+			
74	买						+
75	卖						+
76	聂			+			
77	农						+
78	仝						+
79	乔				+		
80	区						+
81	音						+
82	审				+		
83	师						+
84	双	+					
85	肃						+
86	孙			+			
87	寻						+
88	尧						+
89	义						+
90	艺				+		
91	与						+
92	执			+			
		會意	形聲	半意符半記號	半音符半記號	獨體記號	合體記號
總數		7	4	22	8	12	39
<u>百分比：</u>		<u>7.61%</u>	<u>4.35%</u>	<u>23.91%</u>	<u>8.70%</u>	<u>13.04%</u>	<u>42.39%</u>

表音度計算表：

	繁體	表音度	簡化字	表音度
1	報	0	报	0
2	塵	0	尘	0
3	齣	0	出	0
4	辭	0	辞	0
5	奪	0	夺	0
6	奮	0	奋	0
7	糞	0	粪	0
8	婦	0	妇	0
9	號	0	号	0
10	轟	0	轰	0
11	後	0	后	0
12	劃	0.8	划	0
13	繼	0	继	0
14	傢	1	家	0
15	繭	0	茧	0
16	競	0	竞	0
17	開	0	开	0
18	禮	1	礼	0
19	聯	0	联	0
20	陸	1	陆	0
21	亂	0	乱	0
22	啟	0	启	0
23	竊	0	窃	0.8
24	慶	0	庆	0
25	喪	0.2	丧	0.2
26	掃	0	扫	0
27	實	0	实	0
28	臺	0	台	0
29	態	0	态	1
30	糶	0	巢	0
31	圖	0	图	0
32	衛	0.8	卫	0
33	習	0	习	0
34	顯	0	显	0

35	憲	0	宪	0.8
36	縣	0	县	0
37	協	1	协	0
38	釁	0	衅	0
39	興	0	兴	0
40	醫	0	医	0
41	郵	0	邮	1
42	淵	0	渊	0
43	棗	0	枣	0
44	徵	0	征	0.8
45	製	1	制	0
46	眾	0	众	0
47	晝	0	昼	0
48	莊	0.8	庄	0
49	罷	0	罢	0
50	筆	0	笔	0
51	畢	0	毕	0.8
52	蟲	1	虫	1
53	芻	0	刍	0
54	從	0	从	0
55	竄	0	窜	0.4
56	斷	0	断	0
57	對	0	对	0
58	歸	0	归	0
59	國	0.2	国	0
60	華	0	华	0.8
61	畫	0	画	0
62	會	0	会	0
63	幾	0	几	0
64	夾	0	夹	0
65	爻	0	爻	0
66	監	0	监	0
67	見	0	见	0
68	薦	0	荐	0

69	進	0	进	0.5
70	兩	0	两	0
71	婁	0	娄	0
72	侖	0	仑	0
73	羅	0	罗	0
74	買	0	买	0
75	賣	0.8	卖	0
76	聶	0	聂	0
77	農	0	农	0
78	僉	0	仝	0
79	喬	0.2	乔	0.2
80	區	0	区	0
81	嗇	0	啬	0
82	審	0	审	0.8
83	師	0	师	0
84	雙	0	双	0
85	肅	0	肃	0
86	孫	0	孙	0
87	尋	0	寻	0
88	堯	0	尧	0
89	義	0	义	0
90	藝	0	艺	0.8
91	與	0	与	0
92	執	0	执	0
繁體平均表音值		簡化平均表音值		
0.0130		0.1054		

表義度計算表：

	繁體	表義度	簡化字	表義度
1	報	0	报	0
2	塵	0.9	尘	1
3	齣	0.2	出	0
4	辭	0	辞	0
5	奪	0.2	夺	0.2
6	奮	0	奋	0
7	糞	0	粪	0
8	婦	0.9	妇	0.9
9	號	0.7	号	0.7
10	轟	0.5	轰	0.5
11	後	0	后	0
12	劃	0.5	划	0
13	繼	0	继	0
14	傢	0	家	0
15	繭	0.7	茧	0.7
16	競	0	竞	0
17	開	0.7	开	0
18	禮	0	礼	0
19	聯	0.2	联	0
20	陸	0.2	陆	0.2
21	亂	0	乱	0
22	啟	0.2	启	0.2
23	竊	0.2	窃	0.2
24	慶	0	庆	0
25	喪	0	丧	0
26	掃	1	扫	0.7
27	實	0.2	实	0.2
28	臺	0	台	0
29	態	0.7	态	0.7
30	糴	0.7	粟	1
31	圖	0.2	图	0.2
32	衛	0	卫	0
33	習	0	习	0
34	顯	0	显	0

35	憲	0	宪	0
36	縣	0	县	0
37	協	0.7	协	0.5
38	釁	0	衅	0
39	興	0	兴	0
40	醫	0	医	0
41	郵	0.2	邮	0.2
42	淵	0.7	渊	0.7
43	棗	0	枣	0
44	徵	0	征	0
45	製	0.5	制	0.2
46	眾	0.7	众	1
47	晝	0.7	昼	0.7
48	莊	0	庄	0.7
49	罷	0	罢	0.7
50	筆	0.7	笔	0.9
51	畢	0	毕	0
52	蟲	1	虫	1
53	芻	0	刍	0
54	從	0.7	从	1
55	竄	0.7	窜	0.5
56	斷	0.2	断	0
57	對	0	对	0
58	歸	0	归	0
59	國	0.2	国	0.2
60	華	0.2	华	0
61	畫	0.2	画	0
62	會	0	会	0
63	幾	0	几	0
64	夾	0.7	夹	0
65	爻	0	戈	0
66	監	0	监	0
67	見	0.7	见	0
68	薦	0	荐	0

69	進	0.9	进	0.9
70	兩	0	两	0
71	婁	0	娄	0
72	侖	0	仑	0
73	羅	0.5	罗	0.2
74	買	0.2	买	0
75	賣	0.2	卖	0
76	聶	0.5	聂	0.5
77	農	0	农	0
78	僉	0.5	仝	0
79	喬	0	乔	0
80	區	0	区	0
81	嗇	0	啬	0
82	審	0.2	审	0.2
83	師	0	师	0
84	雙	1	双	1
85	肅	0	肃	0
86	孫	0.9	孙	0.7
87	尋	0	寻	0
88	堯	0.7	尧	0
89	義	0	义	0
90	藝	0	艺	0
91	與	0	与	0
92	執	0	执	0.7
繁體平均表音值		簡化平均表音值		
0.2533		0.2163		

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1956）：《簡化漢字問題》，北京，中華書局。
- 周有光（1979）：《漢字改革概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1988）：《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
- 裘錫圭（1988）：《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 袁曉園、漢字現代化研究會和曉園語文與文化科技研究所（1991）：《漢字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高家鶯，範可育，費錦昌（1993）：《現代漢字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蘇培成和尹斌庸編（1995）：《現代漢字規範化問題》，北京，語文出版社。
- 張書岩、王鐵昆、李青梅和安寧編著（1997）：《簡化字溯源》，北京，語文出版社。
- 周有光（2000）：《漢字和文化問題》，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劉英茂、蘇友瑞和陳紹慶（2001）：《漢字聲旁的表音功能》，高雄市：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蘇培成（2001）：《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中國，書海出版社。
- 蘇培成（2001）：《現代漢字學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史定國（主編）（2004）：《簡化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家樹和吳長和（2005）：《漢字的演變和發展趨向》，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 李健（2011）：《漢文字簡化研究》，武漢市，崇文書局。

期刊文章

- 文武（1987）：關於漢字評價的幾個基本問題，《語文建設》，2，頁 7-12。
- 王寧（1991）：漢字的優化與簡化，《中國社會科學》，1，頁 69-80。

- 王寧(1991):論漢字簡化的必然趨勢及其優化的原則——紀念《漢字簡化方案》公佈35週年,《語文建設》,2,頁24-29。
- 王寧(1992):再論漢字簡化的優化原則,《語文建設》,1,頁5-10。
- 蘇培成(1994):現代漢字的構字法,《語言文字應用》,4,頁71-75。
- 王寧(1997):漢字構形理據與現代漢字部件拆分,《語文建設》,3,頁4-9。
- 黃耀明(2010):裘錫圭的會意觀述評,《語文學刊》,6,頁12-14。
- 胡雲鳳(2012):〈由簡化字看漢字形聲結構的變化〉,《育達人文社會學報》,8,頁181-212。

碩士論文

- 裴偉娜(2012)《《簡化字總表》中簡化字的簡化方法及其溯源研究》,河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 周園(2013):《從漢字構形演變看簡化問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 葉曉薇(2013):〈現代簡化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
- 趙付美(2014):《論漢字的表意性》,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